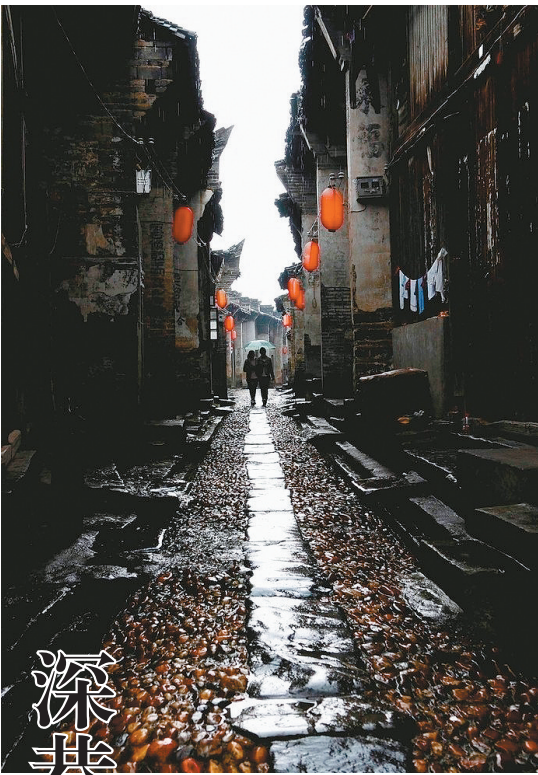


灯下漫笔

一心



深巷随想

几乎每次步入这个谧静的小巷,心绪就会沉抑且自失起来。行走深巷,总有莫名的情愫悄然潜出心头,弥漫深巷,牵扯住我匆匆的行色,唤醒我深藏的落寞,淘洗我浮躁的心灵。这里仿佛是遗落在静寂时空里的一粒细沙,时间也被小巷拉得悠长悠长,长到每一次呼吸都无比漫长,就像一个偏僻之隅的娴静女子,不经意地闯入你的视野,待你一望,就再也转移不了视线。

小巷不深,却足以阻隔繁华和喧嚣,只留畅然的幽寂,疏影斑驳的墙面留有岁月剥蚀之后积淀下来的或深或浅的烙印,带着浓郁的溢香之气,让你不由地沉浸其中。上天可能会给我们安排过与小巷的很多偶遇和错过,也许那道青石小巷你只是第一次踏足,但当你真实地走在上面,你会觉得那么熟悉,熟悉到好像你在几年前、十几年前,甚至超越了自己年龄的一个时间之前来过。如果你已经有一些忘记,如果你还愿意再记起,轻抚每个角落,一丝远古的记忆便会渐渐涌来,身心温静——仿佛,仿佛邂逅前世。

前世,我该是什么样的人呢?也许我是纵马驰骋的沙场战士,也许我是倚楼思君的闺中怨妇,也许我是吟风诵月的文人墨士;又也许,也许前世,我只是悠悠弄堂内高墙缝隙里的那株无名小草,静守一隅,穿越时间的更迭,惯看春秋风月、夏雨冬雪。于是今世,无论身在何方,心中一直惦念一个地方,那细长的小巷,浅浅的笑。

很多时候会想起顾城和他的那首《小巷》:小巷/又弯又长//没有门/没有窗//我拿把旧钥匙/敲着厚厚的墙,也时常会幻想巷里有个义无反顾到病态的天真顾城,在没有门也没有窗的人生小巷中,手拿一把旧钥匙,茫然地叩击着墙壁。他以诗人的天赋追逐着自己的梦想,建筑着自己的桃花源。不懂他的人会将他当成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或者异类,稍懂他的人也或许会把他比作堂吉诃德,可他最终将与这个现实的世界格格不入,也使得他只能勇敢地以悲剧的形式结束其短暂的一生。云渺渺,天苍苍,众生皆苦,每个人都被那些有形的、无形的、已知的、未知的力量操纵着,无力挣脱,也无法遁逃。顾城能一辈子坚守自己的想法,已经是伟大。

小巷中曾走过很多失意的人,同样也走过许多诗意的人。杭州的大塔儿巷是戴望舒的出生之地,雨后的石板路,泛着青幽的光,像一面古老的铜镜,散发着闲适、宁静与恬淡的气息。就是在这个无名的小巷中,他写下了经典之作《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小雨纤纤风细细,手擎一把雨伞,便拥住了一方安适的天地。漫步小巷,可以去奢望遇着一如丁香一般的姑娘,可以去企盼迎面走来脸上皱纹中写满故事的鹤发老者,也可以希冀巷口窜进来一个带着可爱酒窝的稚儿,哼着不成曲调的歌,正用手中的雨伞或轻或重地敲击着水泥地面,宣告着自己的到来。我不敢如此张扬的,偶尔穿着响底的高跟鞋,每次都虔诚地将脚步放缓、放轻,唯恐我这个过客的登音清扰了别人的幽梦。天青色的烟雨飘来唯美的歌声,拂过垂眉的芭蕉,抚过低吟的秋草,隐藏了光阴的飞逝,虚度了晨昏的流转。“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等你许我一世的春暖花开。伫立雨巷,隔着茫茫人海,默默想念心底里那一抹淡淡的背影。

小巷中的院落,大多琐窗紧闭,朱门长掩。偶有敞开门的一户,无不在上演着一幕幕真实的生活剧,不由便勾起你关于家、关于故乡的记忆。那些渗入骨髓的记忆,永远是不思量,自难忘;甚至强大到让散人胡地十二年的蔡文姬,毅然决然地抛夫弃子,只为曹操的一纸归书。小巷就是有这样神奇的魔力,能让所有的人仿佛回到了故乡。而那片给予你灵与肉的故土,是我们记忆的开始,也是我们梦想的开始——故乡是人生之中惟一可以让你不停回头的存在。于是,走进清幽的小巷,便走进了故乡的时光。

当你厌倦了城市的急管繁弦,当你的孤独无法排解,请试着于小巷深处,将身心流放,那么你的花样年华里也将有如水的宁静,如歌的浪漫,如画的纯美,如梦的奇幻……

舞文弄墨

陈陌

先生·粮户

在启东这块富饶的新土上,有这么两个普通的人:男人被称为“先生”,女人被称为“粮户”。男人和女人是一对夫妻,但并不是原配。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一个寒冷的午后,女人再多的艰辛和期盼,也没有阻挡住死神的脚步——年仅35岁的丈夫带着歉疚与不舍匆匆地离开了人世。从此,一个

原本快乐的家没有了笑声。

男人兄妹四个,大哥刚刚病逝,二哥刚刚结婚,而他也已经有了未婚妻。可他的母亲在拭干了眼角的泪水之后,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让二十五岁的他要这个女人——他的大嫂!男人起初当然不愿意,放弃自己心爱的未婚妻,去娶比自己大了十年的嫂子,还要养一个七岁的孩子,这一切太残酷了!但男人考虑了几天后,竟然点了头。

第二年的春末夏初,男人和女人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开始了新的生活。孩子依旧叫他小叔,但是上学时填写家庭情况时,她郑重地在“父亲”一栏填上了他的名字,因为他视她如己。一年后,男人和女人的儿子出生了,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疼爱她。

他们整整相差了十年!有人说,十年的时间足够形成代沟。不可否认,他们在共同生活的三十多年里,有过争吵,有过不快,但他们携手走了过来!女人勤劳善良,一个人操劳着几亩地,操劳着一家人的起居,尽心尽力照顾着两位老人,起早摸黑。男人正直忠厚,是个老会计,兼任着几家企业的财务工作,忙忙碌碌,兢兢业业。三十多年来,他们一个主内,一个主外,把家经营得温馨而快乐。村里的人都戏言:他们一个是“先生”,一个是“粮户”,膝下一儿一女,称心如意。

我一直觉得这样的故事应该出现在小说里,或者是电视剧中,或许,你也会这样认为。但是,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我的身边。我曾经设身处地去揣测他们当时的心境,但一无所获。我只是觉得,村民所看到的“称心如意”的背后,其实隐含着很多别人无法洞悉的情感:老母亲之所以作出如此决定,或许是舍不得勤快能干的大儿媳改嫁,更舍不得年仅七岁的孙女受苦;男人之所以愿意“接嫂”,或许是他懂得放弃,敢于承担,也可能是他深知女人的贤惠与善良;而女人之所以愿意嫁给小叔,或许是她在这个家已经呆了多年,深知小叔是个值得托付的人……

多少年来,我一直感动于他们的付出和选择。在启东这片土地上,在茫茫人海中,他们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员;但是,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善良、坚韧、敢于担当,足以令人震撼。他们让我明白,这世上最美的承诺,或许不是——我爱你,而是——我愿意!

心灵鸡汤

黄诗瑜

阅读让我们由简致茂

古代道学大师张三丰说:树是有根的人,人是无根的树。当下的我们,总是被各种诱惑、各种压力钳制得偏离了主干,生出了一些旁逸斜出的枝叶,树根扎不深,树干也长不高。于是,我们忙着大刀阔斧地砍断枝桠,我们提倡“由繁至简”的生活理念,除了养家糊口,忙到心死,已经没有力气再产生丰富的生活。我经常担心自问,也问过很多人,到底怎样在有限的生命里,将自己养护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大家的回答大致分为两派:有的认为出去闯闯行万里路;有的则认为静下心来读万卷书。我更倾向于后者,原因在于可行性比较大。

说起读书,我倒是有些发言权,机缘巧合,我就在图书馆上班。想起明人陈继儒的一句话:“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我的单位启东市图书馆恰身处闹市,踏进馆内的那一刻,心便随着空气中的翰墨书香而凝神歇息,感觉所有人都忘却了外面的喧嚣,仿佛能听到甚至能看到思想与思想的碰撞。在我最纠结刚刚那个哲学术语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时髦的老先生,他在阅读中豁然开朗,在学习中褪去浮华,似一棵充满力量的参天大树,带给我人生的智慧。

身着蓝白格子衬衫,得体的西裤,咖啡色的毛背心敞在胸前,手里翻看着一本《民国往事》,如果没有旁边同事的介绍,我还不知道他就是年逾七旬的陆云鹏老先生,言谈举止间,活脱脱一个时髦的西方人做派,开朗健谈、自信大方。我思忖着这位“年轻”的老先生,他独特的审美可能跟以前从事的工作有关,他退休于建筑设计院,特别喜欢从新鲜事物中获取知识和灵感。我们一见如故,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从文学到时事,从古代到将来,仿佛是与同龄人在叙旧。

陆老有很浓厚的“小说情结”,他说读书可以明智,而小说是居于生活原型创作的,可以通过小说了解社会的现状,而且小说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文学形态,可以在小说中找到现实中找不到的感情或是状态。他说他非常喜欢读沈从文的作品,这与我不同,于是我们便开始聊起来,他知道国外大学的中文系学生,对于沈从文的文章可是必读的。尤其推荐小说《边城》,通过描写青年男女之间的纯正情爱、祖孙之间的真挚亲爱、邻里之间的善良互爱来表现人性之美的,它寄托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现人性美的一部。

“我还喜欢看网络小说呢!”陆老这句话一出,着实让我吃了一惊,心想这老爷子这么新潮啊!他笑了起来:“现在大家都离不开网络,看到子们电脑上网、手机上网,我也很感兴趣,但不知从何学起,就忍不住到图书馆电子阅览室来看看,这一看可不得了,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这边的数字资源特别丰富全面,服务也非常到位。我就学会了上网,开始看网络小说,有的网络小说真的写得挺不错的,不比那些出版物差呢!”陆老饶有兴趣地介绍他喜欢的网络小说写手,有慕容雪村、痞子蔡、安妮宝贝、李寻欢、宁财神、南派三叔……并向我推荐了一个文学网站“榕树下”,门槛也比较低,给文学爱好者一个创作的平台,上面有很多值得一看的网络文学。

不知不觉中,我们聊了很多东西,他跟我分享了他的感悟,自从他爱上了阅读后,生活开始“由简致茂”,比过去工作时还要忙碌,太多的书要看,太多的文字要写,但奇怪的是,竟然感觉不到忙碌或疲惫,反而越来越精力充沛。越读书越补养,越投入就越有力量。陆老跟我聊到当下全民阅读的理念,他非常赞同。他知道德国是一个崇尚读书的国度,读书已经融入了德国人的生活、社交、教育乃至娱乐当中,说一个人腹有诗书气自华,而一座城市的风华正茂,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文化需求息息相关。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一定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精神家园。

人也许不能像树木那样一心安住,要四方奔走,才无法像树木一样拥有更长久的生命。所以,我们更需要停下来,翻开一本久别重逢的书籍,滋养自己的根须,根扎得深,生活才会枝繁叶茂。

东疆掠影

听雨

弹拨生命独特的琴弦

电话接通的一刹那,片刻的沉默,然后就是好友兰沙沙的富有磁性的问候嗓音。

一开始,我以为她是矫情,或者抵触外出的晕眩和劳累,后来才慢慢知道,虽然她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企业家,但她真的分身乏术。除了为农业、水产项目考察去过美国、香港、厦门等地,几乎没有为自己设计过一条风景线。她就像陀螺那样,飞舞着,完成自己一次次的绚丽转身。

我们算是忘年交,短发,面容清秀,精干,优雅,这是十年前我刚认识她时她留给我的印象。那时,她的事业刚刚起步,我们还有较多的时间呆在一起。约上几个姐妹,泡吧、看海、做美容。斗转星移,也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几乎数周不会见面。一个海产品加工厂被她经营得风生水起,销售已经从国内拓展到了韩国、日本。为了确保出口质量,她可以整夜陪着工人一起加班,不敢有丝毫的闪失。冬季各种鱼类的收购、加工、包装、集装箱运输,她忙得不亦乐乎。再后来她在海门东灶港投资成立水产品公司,还当选为海门市政协委员。

我想起了她的微信签名,竟然也是这样的富有个性:“业精于勤,荒于嬉。想是问题,做是答案。输在犹豫,赢在行动。”我调侃,女人不仅可以理性,还可以这么任性。是的,她在认真地用心智书写属于她的人生答案。

难得的见面,我们除了诉说各自的心事,聊得最多的还是她的生意。漫步在吕四海港的岸堤,看夕阳如血,清幽的海塘水藻涌动,小鱼儿来回穿梭,在黛绿幽暗的环境里,像一个个谏言的符号。此时莽莽苍苍的大自然,静寂、无语。我突然转移话题,不无关切地告诉她:“你气色稍显黯淡,得注意休息保养。”她微微扬起弯弯的眉毛,眼眸依然深邃而有神,轻声说:“有时真的感到累,心累。”

我惊讶她瞬间的脆弱。“怎么了?遇到行情波动?”“不是。生产加工我有专人管理,销售都是信得过的老客户,但拆迁、跑项目,真难。前一件事情的停滞,直接影响下一步的计划和心情,晚上不能想事情,否则,十有八九要失眠。瞧我,眼角都长细纹了。”我丝毫不怀疑她与人沟通的能力,但就是这位我眼里的超人,也觉得企业做大做强需要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原来每一个精彩背后都会有艰难的付出,或许茫茫人海,许多强者都洒脱地寂寞着,累着,也快乐着。兰只是其中的一位。

作为在海门投资的启东商人,年近半百的她今年又一次实现了新的飞跃:一幢有着七千多平米的水产公司新大楼拔地而起,省级验收已初步获得通过。从跑项目到规划、设计,再到各项指标的落实,所有的细节都倾注了她的心力。

见她劳神奔波,我真怪,一个女人可以活得潇洒一些吗?为什么要给自己垒砌这么高的台阶?她说,家乡的开发开放是一个机遇。开弓没有回头箭,到了这一步,不往前都难。

也许我未必真正理解她的话,但她的执拗彻底征服了我,我无言以对。难道,真的有神在远处牵引、拈花微笑吗?我暗自赞叹,她一直用青春弹拨着生命独特的琴弦,她是我眼里绽放着无限魅力的铿锵玫瑰。

走进记忆

朱国飞

父亲的画



整理书房时发现了父亲的画。

父亲喜欢国画,闲来常常独自关在书房里一边吞吐雾地抽烟,一边泼墨画画。记得那年中秋节,八十岁的父亲乘兴画了一幅《老街新月图》。父亲的画,线条勾勒比较简单,一景一物,留空处涂一点淡墨,将事物存在的空间描画得很朦胧,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沧桑感。

《老街新月图》却是一幅对比度很强的写真画。我们住的老街原有江南水乡小镇的风骨,窄窄的青石板镶嵌在对街两排老式民居的酒肆商行之间……而父亲画画时,东街旧屋陋巷古风尚存,西街却已高楼耸立,旧城改造使之“面目全非”。父亲的画上大块的是西街的新楼,一弯新月下,东街的旧瓦陋屋被压在画的右下方小小的角落里。

“咦,那是什么画?”看到西街一店楣上有几个蝇头小篆,我好奇发问。

“鼎和斋。”父亲眼亮亮地说。

我早就听父亲讲过鼎和斋的故事,父亲将这思古之幽情泼画在他的《老街新月图》中。父亲怀旧心思很重,常常给我们讲老街的历史(父亲曾担任过老街三十多年的街道居委会主任,对这条老街非常熟悉)。老街是这座滨江临海新兴城市的发祥之地,挂在父亲头上的十几家古店可在《市志》上查到。“鼎和斋的咸鸭蛋最好吃!”父亲眯起眼睛回味无穷,“可惜那店叫日本鬼子一把火烧脱了!店老板爷仨个在一年内相继因破产贫病而死,只剩下寡妇娘带个小孩子哭哭啼啼回江南老家去了……”

“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的那个开老虎灶的叫小苏州的人是不是鼎和斋的后代?”

“难说啊,这个人从外地漂过来,一直租着西街鼎和斋的旧房子做小生意,到老也没发起来。此人讲一

口苏州话,却不肯讲他的来历,文化大革命就被批斗了。”

“记得改革开放那年来了两对年轻夫妇,他们租了小苏州的旧房子做蛋糕生意,如今越做越大,已经开了三分店了,员工上百来人,出门开小汽车,成了市里有名的优秀私营企业主……”

“这个我晓得,他们是小苏州介绍来的!”父亲边说边给他画添上最后一笔。

我儿子放学回家,看了爷爷的新作,竟发了一通感慨,大意是:现代化建设日新月异,大都市的意识像电脑升级换代“奔腾”不止,这条老街早就该拆了,还画这些旧房子做啥哟?”

“过了年东街也要拆了,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还真有点……”我对父亲的画有一种认同的理解。老楼大道固然有气派现代化,但像老街那样包蕴历史沧桑的那种特有的古旧氛围的旧景物消逝了,那种大都市人所向往的返璞归真的恋古寻根情结荡然无存,又岂不可惜?于是一丝隐隐的失落感不觉悄然兜上心头,就像父亲怀念着那旧小店鼎和斋。

中秋月从东天升起,老街一片温馨。西街的新楼上挂下一串串巨大的红灯笼,灯笼上贴着古色古香的“福”字。父亲仰着头看,眼睛眯成一条线,若有所思地颌首微笑了。

一晃许多年过去了,我默然欣赏着父亲的画,回忆着父亲睿智的笑容。如今家乡建设已经进入桥港新时代,重塑历史文化古迹的理念与传承也成为新的文化追求,我也将父亲记忆中的老街“鼎和斋”的故事融入长篇历史小说《金蝉劫》之中并获得成功。父亲的热爱家乡热爱历史文化的思绪浓地画在他的画中,至今看来还觉新鲜。

城外笔谈

杨骥

文章的作法

我们现在所说的文章,包含甚广:诗词、散文、小说、论文自不必说,信件、题跋、总结、报告、单位间往来的公文也算作文章,甚至街头巷尾的小广告、菜谱、微博、短信以及“点赞”,都可归入广义的文章之列。

曾在某企业见人事科长让人打印年终总结,在一张报道外地企业的剪报上,只改动了企业名称、领导名字以及一些数据。打印者问:“就按这个打吗?”科长说:“照打。”又有一为领导写报告已达数年的公务员告诉我,写报告的最高境界就是听上去句句是真理,想下来却句句是空话。

师范刚毕业那阵,我痴迷文学,因只开花不结果,只能面对现实,先练习写些杂谈什么的。有人介绍经验说:“写杂谈容易: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后编企业报,写新闻,有一从业多年的媒体人告诉我:“写新闻只要写清记叙文的六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就可以了。”写了新闻投到报社,报社的编辑说这样写还不行,新闻得有新闻的由头。不久前才知道,关于企业的报道,文章之外,还有别的讲究。

又曾客串着写过现代诗,一日,一位老诗人问我:“你好像对现代诗的结构也有点懂了,谁教你的?”我笑着说:“不就是书法的谋篇布局吗?”这话不是玩笑,是真话。艺术与技术之间,艺术与社会运行、世间万物之间的道理都是相通的。

这几年因发了些文章,便有人向我讨问文章的作法。列夫·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是传达。文章更是如此。我通常都这样回答:一是真,二是辞达,三是一文一法,四是简洁。

“真”,似易实难。真之于文,犹如基础之于大厦。“辞”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达”即表达,辞达把话说清楚说到位。意是文章的灵魂,贵在独到有新意。以为多列几个哲人的名字,多引用几句古诗词,文章就有了纵深感;或者以为多用几个形容词,多说几句不知所云的“诗话”,文章就生动了,那是孩子戴着面具吓人。文章的“辞”最为要紧,它决定文章的高下。修“文”不如修“辞”,修“辞”不如修“人”。

怎样才能表达清楚?如何才能让人领会、赞同、接受作者的“意”,并且还能感觉到美?这就要说到技巧的问题。有人下笔千言倚马可待,有人喜欢躺在床上打腹稿,两者只有缓疾之别,没有高低之分。又有作文的最高境界为无技巧之说,非无技巧,实为天分高、修为到、又极博瞻之人,于作文技法熟极,故能随意点染,着手成春,羚羊挂角,无“法”可寻。苏东坡所谓“行以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即是。作文本无定法,非无法,是一文当有一文之作法,一文当有一文之结构与风采,如人之穿衣,每每不同,总以相宜美观为好,以令人惊叹艳羨为妙。一文一法,方能给人以新鲜感。

孔子说:“辞达而已矣。”为什么“辞达”后面紧接着就是“而已”俩字?意在不说多余的话,即简洁。前几天参加一散文家研讨会,一“颂扬”者念了该作家文中一段“精彩”的叙述,其中有一句是:“我于是迈步走出了大门。”这一句可以精炼些,“迈步走”三字可删,如承上文意思,径作“出了大门”也可。

星期诗汇

张士达

南国春早

当北疆还处于冰天雪地的时候
南国的春天,却已早早地从冬梦中翻过

身来,苏醒了
在村夫举起牛鞭,轻轻一甩之间
山变青了,水更秀了
桃花开了,杨柳绿了
千丝万缕的阳光,暖意融融
灿烂了人们的心情,照亮了人们的生活
田野,敞开阔阔的胸膛
浓郁的泥土芬芳,一波波溢满空气
醉了耕耘,听从村夫的调遣
灵感像山泉一样流淌
在田野这张宣纸上,一趟趟地来回涂鸦
放下秧担的村妇,灵巧的双手娴熟地栽插
秧苗,微风摇曳
不多一会儿,身后
便是一行行绿色的诗行
引来布谷鸟的歌唱,还有蛙声一片
燕子呢喃